

去年12月,我和北京保利演艺经纪公司的一行九人团队,从北京起飞经香港转机赴台北。应邀在台北故宫举行的一个庆典活动上演唱。这是我再去台湾。1990年第一次,2003年第二次,这次是第三次。三次赴台,时隔了二十一年时间。从外观上看,台北似乎变化并不大,变化在内里,在一种感觉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清楚记得21年前,乍一听说要去台湾,抑制不住的一种忐忑与兴奋。那是1990年,大陆赴台的人寥寥可数。大陆当时已经全面开放,台湾的大门已不再是钢筋混凝土般的无可触动,

无数只手一下又一下的不停地敲打,使得当时的台湾当局开始轻轻点头,放开大陆人士赴台。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大陆杰出人士赴台方法”政策的出现。

我那时是个从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歌唱家,却由于因缘际遇,幸运地成了这个政策的第一个受益人。参加台北市每年一度的戏剧季演出,在台北中正纪念馆开一场个人演唱会。

那时候大陆人士去台湾,可以算是国民党政府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的两岸首轮相互间的接触。大陆的姿

是开怀大气,台湾则显得小心谨慎,记得当时大陆方面的手续尽快完善,台湾方面则层层设卡。犹记得我父亲当时也被主办方邀请,但台湾以他是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为由不批准他人台,因而最终父亲未能成行。我便一人入台,因为要准备一整场的音乐会,提前一个多月到了台北,台伴奏、排练,每天在台北市里自己坐着公车、出租车外加走路来回,尽情地领略过台北的市容。

那时是六月份,炎热至极,且气候极其潮湿,还可数。大陆当时已经全面开放,台湾的大门已不再是钢筋混凝土般的无可触动,无数只手一下又一下的不停地敲打,使得当时的台湾当局开始轻轻点头,放开大陆人士赴台。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大陆杰出人士赴台方法”政策的出现。

我那时是个从美国的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歌唱家,却由于因缘际遇,幸运地成了这个政策的第一个受益人。参加台北市每年一度的戏剧季演出,在台北中正纪念馆开一场个人演唱会。

那时候大陆人士去台湾,可以算是国民党政府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的两岸首轮相互间的接触。大陆的姿

又见台北

吴霜

态度中总有一种令人舒服的文雅气质,礼貌、周全、体贴、殷勤,很讨女士们欢心,由此留下深刻印象,心中总认为台湾男士是很极品的男人,不像我们大陆尤其是北方的男士,粗犷甚至鲁莽。

2003年,我再次去台北,是随着我母亲曾经所在的评剧团去台湾演出的。我作为母亲的女儿随行出访,主要为做宣传的意思。因为没有演出任务,我便在自由时间里各处转了转,去了台北故宫、大商场里流连一番。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去时的新鲜感,只觉得那是中国的又一个城市,和任何一个类似的地方没什么两样。离着十几年前,大陆

已经迅猛发展起来了,高楼大厦,各色商店,现代电器,一切吃喝穿戴对我来说已经毫不稀奇。倒是台北,似乎和我当年去时没有改变,街道依旧,景象依旧。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在街头叫了辆出租车,司机问我:您是北京来的吗?我说是啊,他开始跟我发起牢骚,诉说台湾的陈水扁当局是怎样的糟糕,不懂民生,害得大家的经济状况不进反退。

2011年,离着上次赴台北,又是八年过去了。

台北真的像是我们的另一个城市了。人们看到大陆来的人完全习惯自然了,每一个大商场里,提着大包小包一掷千金的几乎都是大陆来的观光客。每天,穿梭于两岸之间的

人谁能数得过来?我们一个九人的小小团体,走进了一个街边的凤梨酥专卖店,出来的时候每人提了几个花花绿绿的纸袋,回头看看,货架上已经空了一片。

街道还是没有很多变化,12月的天气,温度并不低,阴冷潮湿,缺乏明亮的阳光照射,不穿多些真的会感冒的。但是台北有了101高塔,而圆山饭店在夜色中依旧优美秀丽,那是我游历世界各处,最喜欢的建筑景色之一。

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融合感,早已没有了二十年前的陌生、疏离与好奇,我们在一起谈着共同的话题,笑着共同的笑话,唱着共同的歌,发着共同的牢骚……

再见台北,温暖亲切,我们之间已经是无法间隔的紧密。



秋泉纵横图 (中国画) 周闻

辛卯深秋,笔者到山水画家周闻教授的“润砚堂”赏画。墙上挂着的《秋泉纵横图》,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周闻介绍说:这是近年创作的,上海山水画小品展上受到了陈佩秋先生的称赞。仔细端详,富有

节奏感的中锋线条勾勒,辅以侧锋皴擦,将江南山涧表现得层次丰满;朱黄双色勾填的林木在云雾中蓊郁葱葱,雨后小溪淌过险滩汇成汨汨小河……清新高逸的笔墨,营造了宁静和谐的意境,是“周氏山水画”的代表作。

周闻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得陆俨少、应野平、陆一飞

等诸师的法乳,专攻山水画。数十年来潜心中国画的教学和创作,收获颇丰。

“外师造化,中得心

宁静和谐 清新高逸

恽甫铭

源。”周闻以古训为神明,毫不动摇地身体力行,将生活作为艺术的唯一源泉。他无数次深入名山大川采风写生,远望取其势,近看取其质,心追手摹,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发黄的一叠叠写生稿中,笔者分明看到了一个艺术苦行僧览雁荡、登黄山、游太行乃至西域天山艰苦跋涉的串串足迹。

雁荡山是周闻最为心仪的灵山秀水,苍茫雄浑的山脉、曲折逶迤的小道和葱茏叠翠的树木,在周闻的

眼中,都变成了勃发生机的象征符号,那是超出象外的艺术生命呵,他为之乐为之狂为之写真为之立传。周闻感叹道:“那些用心血换来的写生稿,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艺术真实的形象塑造,全仗笔墨的驾驭,“大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立于立意而归于用笔。”(唐·张彦远)周闻用传统笔墨来表现不同



崇善兄来电说:这套《作家教你写作文》丛书依然你写总序。我想都没想,立即答应了下来。这倒是随意而为,实在是出于对他费尽心血,毕其一生为儿童文学以及小学生作文写作无私奉献的钦佩和敬仰。

我和崇善相交近四十载。他除了编辑《少年文艺》刊物,自己还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进入晚年以后,便倾尽全力组织各路作家为小学生辅导作文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在为作家和小学生之间修一条路,搭一座桥。再往大处说,这是从孩子抓起,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作文和创作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两件事。作文是“应题”而作。写得再好,如果跑了题也是白搭。自古时的科举考试,到今天的中考、高考,都得考命题作文,而且所占考分比例还不少。作文是要考学生在一定主题之下,准确的审题能力,文章的组织布局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同一个题目,千百个人可以写千百篇文章,但因人而异,高下不同。这才真正是“戴着镣铐跳舞”,自由空间有限。然而,学生们写好作文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写作的最初训练,也是以后进入社会生活,思考社会问题,撰写各种应用文章的早期训练。写好作文,对于应对各级考试,完成学业更是必不可少。

相对作文,创作就又大不同了。所谓创作,就是自由写作,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各类都是表达自己思想和对生活认知的载体。它更需要个性,需要想象,需要独特的思考和发现。作文是同一题下的写作,难免有雷同;创作则是写自己的“这一个”,与别人的“那一个”绝不相类。

当今的社会是高度开放的社会,虽说是小学生,也见多识广,思想活跃,所以写作的起点也很高。年纪小小就有在报刊上连连发表文章的,甚至还有结集出书的。这实在是好现象。这套丛书只是在学生写作中起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希望许多年之后,能有一些年轻的作家说:他们曾得益于刘崇善先生主编的《作家教你写作文》丛书,我想崇善兄和参与编著的各位作家们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他们会为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没有白流而骄傲!

(本文为《作家教你写作文》丛书序)

的自然风貌,尤擅长而不紧、细而不腻的线条造型造景,然而决不“游戏翰墨”。他怀着“不敢以轻心挑之”、“不敢以慢心忽之”的治学态度,“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地“营之,撤之,增之,润之”,“重复终始生毕”。饱满的构图,严谨的线条,不同地域的生命气息,构成了周闻山水画的时代交响元素。纵观周闻雁荡、黄山、武陵、天山系列山水画作品,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位学者型画家严肃认真

的创作精神。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驰名于上海画坛的周闻,同时做着教书育人薪火相传的工作。时代变迁早已抛弃了“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然而性格随和为人厚道的周闻秉承先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传统,却始终兢兢业业,为人师表。如今,年届花甲的周闻离开了教学第一线,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书画高端人才,相信他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夕阳赞

(外一首)

冯锡玮

夕阳西下满天霞, 斜染桑榆晚景佳。

玉宇蓝如秋令水, 霜枫红似夏时花。

光临绿地发余热, 护育青枝暖幼芽。

我辈莫兴黄昏叹, ①, 唤来旭日总由它。

故友造访

挚友北行寻旧雨, 携来南霭故园情。

佳肴桑梓独风味, 圆月家乡最照明。

红豆思乡情切切, 青灯促膝②意盈盈。

相逢恨少别不易, 流水高山柏永青。

注: ①李商隐: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②“膝”, 古音仄韵(入声)。



老君山上的歌声

田闻一

新津离成都不过三十多公里,是我理想中的休憩地,只要一有闲暇,就一阵风似的赶去。我是去老君山听歌的。

老君山是新津境内最高的山,山上的老君殿,是成都附近最著名的道观。那里,有一片观景台。在这片观景台上,随时都有一个自发形成的歌咏队在那里唱歌。他们大约是下午两点来,四点离去,自觉自愿,自娱自乐。歌咏会开始以前,有人提前来了,扫地、安凳子。这时,歌者们络绎而来,少则十几二十人,多则一个偌大的平台装不下。在一棵虬枝盘杂的大榕树下,他们将背来的电子琴、手风琴、响铃等乐器一一摆好,电子琴就是之中最大的乐器了,这也是我看到过的最简单的乐队。

歌者中本地人居多,退休者居多,大体是男女参半。但也有一些或是外地人,却在这里工作过;或是本地人却又在外面工作,在成都,甚或还有远在重庆的。为了赴这样一个自娱自乐的歌会,他们竟然专门赶来,有的甚至还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住上一晚。

悠扬电子琴、手风琴声响起来了,还有响铃在里面应和,气氛立刻就出来了。独唱、二重唱,歌声悠扬。他们演唱的大都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直流行到今天的经典老歌,从《洪湖水浪打浪》到现在流行的《今天是你的生日》等。男的声音大都富有磁性,女的声音有穿云裂帛之妙。这竟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幕:五津镇,长街中段那株标志性的老榕树下一间平民茶馆里,民间歌手许瞎子在那里卖唱。他最爱唱《大雁落脚的地方》,唱歌时,一双蒙满白翳的眼睛像鸡屁股似的不停眨动。

“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又香……”许瞎子唱时,习惯地将一只手放在嘴边抖动,似乎那是大雁飞翔的翅膀。许瞎子唱歌音阶很准,歌声优美,将歌中那浸透了草原苍劲、辽阔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动容;偏因为他是残疾人,在歌声中又探进了一丝独到的凄婉,让人听了下泪。这歌声许是不经意间枪弹似的打中了我,根植在我的记忆中,不然,我怎么会到老君山上这样的群众歌咏会情有独钟,来来去去,乐此不疲!



我们广兴里门牌双号是4号到16号,单号5号到21号,其余都是街面房子。我住在19号的三层阁,还算比较大的,廿几个平方米。听说当时19号整幢房子,都是我公公用三根大条子顶下来的。以前家里人少,把空余的房间借给人家住,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来再也收不回来了。

我公公一共生了7个小孩,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现在公公婆婆都过世了,只有我们一家住在这里,房屋很紧张,户口一共有7个人,两房媳妇和小孩。

广兴里广东人较多,我公公就是广东人,他在杏花楼当大厨,烧广帮菜的。我谈朋友的时候,每个礼拜到我朋友家里去,公公专门烧广东特色的香肠炒饭给我吃。我公公生活习惯很怪,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十点钟一顿,下午四点钟一顿,每顿必喝老酒,下酒菜是话梅、橄榄、花生米等,一个人小乐惠。广兴里工人多,生活条件一般都比较差。房子相当紧张。21号一幢房子挤9户人家,几十个人住在一道,有点像滑稽戏《七十二家

房客》里面的样子。

当时的武昌路很热闹,最有名的是596号的大隆酱油店,据说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我进门后经常到这片店打酱油。588号以前是棺材店,578弄口有一个小的烟杂店,弄堂对面有一家老虎灶,一般买东西、泡开水,还是比较便当的。

早上买菜“摆砖头吊篮头”

林莉紫

弄堂口的烟杂店还有公用电话,每当有电话来,管电话传呼的阿姨从弄堂口开始,边走边大着喉咙喊叫:“张家姆妈,你儿子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或者是:“李家伯伯,你外甥讲明天来看你。”弄得满弄堂人都晓得,没有一点隐私可以讲。

广兴里的灶披间是住人的,每家人家烧饭烧菜都放在房门口,住在后客堂的煤球炉子放在楼梯口,走路磕磕碰碰的,很不方便,经常会发生摩擦。整幢房子只有一只水龙头,早上双职工上班前,大家都

抢龙头刷牙、洗脸,晚上抢龙头淘米、洗菜、洗澡,为此经常吵相骂。小时候穷,小孩发育了没东西吃,一般人家都熬猪油给小孩拌饭吃。

买菜是最有趣的,凌晨三点钟出门,自己排队不算,还帮隔壁邻居摆砖头、吊篮头。小商小贩像泥鳅一样,从早到夜穿来穿去。天热了,屋里热得像蒸笼,汗流浹背,根本没办法睡觉,要想凉快就出去抢地方。我的两个小孩,大热天一到晚上六点钟,就拎一铅桶水到武昌路去抢地方,先用自来水把要睡的地方浇浇凉,然后铺席子睡觉。有时候抢不到地方,最远跑到邮政大楼和新雅大酒店去乘风凉。以前弄堂治安很好,几十户人家都非常熟悉,进来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主动上去盘问,所以小偷很难下手。红白喜事,整条弄堂里都会送点人情礼。

(葛建平、刘堂整理)

十日谈

明日请看一篇《妈妈关紫兰

石库门生活口述

的虹口生活》